

石系列丛书

蓝靖雯

言情小说作品集

梦里
有真
情

蓝靖雯

作品集



梦里有真情

蓝靖雯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涛

封面设计：文苑

钻石丛书

梦里有真情

蓝靖雯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：7 字数：140 千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7-204-03245-4/I·559 每套：98.00 元

梦里有真情

或许你不知道，或许你无所觉
一个结合全世界各行各业的顶尖精英
致力于世界和平、国际政商稳定的神秘组织
正由一个神秘人物“Z”操控“为善”
他是谁没人知道，此刻唯一确定的是——
一场荒天下之大谬的爱情游戏即将展开……

他，“东方六号”，“Z”手下最幼齿的情报员
随时拥抱一大堆迷信的怪癖帅哥
他坚称，他所属企业资产呈等比成长
全是靠他算紫薇斗数算来的，绝不盖你！
什么幸运数字、倒霉忌讳他一一奉行不阿
他一辈子做过最夸张的行止就是对她的“礼聘”
年薪一百万、签约一年的“合约情人”？！
理由是：她是个“绝缘体”清秀佳人
搭配他这足让台北一半女性得单恋症的美男子正好！
而且她够单纯，让他不由得被吸引
甚至她够挑战，每每看到他就“倒弹”数尺
但他千算万算就没算到，这为了任务相中的情人——
她竟然单纯、好玩、诱人到把他的心也偷走了……



台北 东区的边缘地带

一条不怎么热闹的僻巷里，一家门可罗雀的小咖啡屋门口，只简简单单、歪歪斜斜地挂了一块原木小招牌，上面写着：曼都咖啡。

下午两点一刻，一个连天都懒得塌下来的星期二。

夏天正走到最热闹的时节，太阳当头罩下，晒得人头昏脑胀。在这个连殡仪馆都有冷气开放的时代里，那些正在放暑假的莘莘学子们，却宁

愿花同样的价钱跑去西门町电影院里窝两个小时，也不愿叫杯咖啡坐一下午。

当然啰，以冷气开放的投资报酬率来计算，铁定是电影院赚钱。

这一切都怪阿诺史瓦辛格和布鲁斯威利，不但暑假档电影先声夺人，据说连他们投资的“好莱坞星球”连锁餐厅都打算来台北开分店。开了还得了？那不是要让这些小咖啡室都不必混了？！

曼都咖啡的美丽女主人章宥苓，一边把咖啡豆到入磨豆机里，一边发呆似的喃喃自语道：“要是哪天走运，‘森林王子’的男主角杰森史考特李来台北做宣传时，到我小女子的店里来坐上十分钟就好了……”

宥苓痴痴地看向贴在墙上的“森林王子”电影海报，那是她托一位在戏院售票的朋友，好不容易才要来的。唉，那个演泰山的杰森史考特李长得真帅，而且还是个东方人，现在全台北去哪里找这么“雄壮威武”的男人？

先前端饮料给客人，现在已折回吧台的祈艾

筠，有些笨手笨脚地把托盘一搁，拉了一下好友的手肘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宥苓望了空荡荡的小店内一眼，叹了口气应道：“没什么……唉，这时段永远只有小猫两三只。”

艾筠眨着一对灵秀澄亮的乌眸，冰清玉洁的脸上浮起一丝苦笑，直言快语地说：“宥苓，我来你这边上班三天了，什么时段不是小猫两三只？”

宥苓把眼珠子朝上一翻，撇嘴啐道：“呸，乌鸦嘴！小心我月底发不出薪水，你又得自动放长假。喂，还有，不要乱用‘上班’这两个字。”

艾筠觉得没什么不妥，理直气壮地问：“怎么？开咖啡屋还有这种禁忌不成？”

宥苓忍住笑，凑近她低语：“在台北市，你不能乱讲人在‘上班’，要不然人家会以为你是在酒店做的。你看我这里像酒店吗？”

“嗯，是不像……”

“而且我也没叫你穿‘甲种服装’。”

“什么是‘甲种服装’？”

艾筠是真的不懂这些“江湖术语”，虽然她和宥苓同龄二十二，在铭传是同班同学，而且踏进社会已有年余，但是一毕业就自营咖啡屋的宥苓，显然比较懂社会状况。

宥苓在自己身上比手画脚地答道：“就是前露胸、后露背、两边开高衩呀！”

“哦——原来是这样！”然后想起什么似地踱向店内靠窗边的唯一一位客人，艾筠颇有一吐为快之势地低声说：“还好我没穿那种‘上班制服’。我还真够衰，才来帮忙第三天，就每天都遇上那个‘运将’，色迷迷的，看得我背上都要长毛毛虫了。”

“噢？你怎么知道他是‘运将’？开‘拖拉库’的吗？”宥苓狐疑地问道。

“不，更惨，是计程车。连续三天我端咖啡给他，他都地对我嘿嘿嘿地笑，好可怕哦。他还告诉我他想改行，所以最近都利用下午在应征工作，才会三不五时地跑来我们这里坐一坐。什么三不五时？简直是故意的……”

宥苓边苦笑边摇摇头，“真是败给你了！我开

店那么久了，还不曾知道哪位客人的事知道得那么多……唉，这咖啡豆怎么有股怪味？艾筠，你刚才放了什么东西进去？”

艾筠凑近过来的闻了闻，也闻不出个所以然。

“咖啡豆呀！刚才你忙着洗杯子，不是叫我调咖啡给那个‘运将’？所以我就每一种豆子都调一点……”

宥苓差一点晕了过去，想骂她又怕客人听见，只得压低声音跳脚说：“鸡尾酒才用‘调’的！咖啡怎么能这样？你看这引进罐子上都有不同的标签，这是蓝山、摩卡、曼特宁……”

艾筠自知闯了祸，忍不住担心地问道：“噢喔，那么那杯咖啡他……他喝了会不会中毒？”

见艾筠一副快掉眼泪的样子，宥苓不禁有些想笑，最后她直起身子，向吧台外的客人问道：“先生，我们今天咖啡还不错吧？”

那个四十几岁的胖司机一脸谄媚地笑道：“很好喝啊！你们这家美女咖啡真不错。”

美女咖啡？竟然进门前连招牌都不看一眼！

宥苓兀自笑够了之后，才瞪向仍满脸担心的艾筠说：“我现在突然很想知道，上个星期你是怎么被人家‘辞头路’的？”

艾筠表情无辜，满腹委屈地说：“那也不能怪我呀！我在那家报关行的传译部，每天做的只是翻译英、日文传真的工作，哪料到我们一个副总特别喜欢照顾我，送文件去给他时，他还会突然伸出禄山之爪按在我肩上……”

“嘿，那可是性骚扰，可以告他的。”

艾筠叹了口气，耸了下肩说：“我又不是白痴，当然知道。我只是想，只要不是太过分，我还可以稍微忍耐，谁知道他那一次竟然伸手摸我的屁股，我气得甩他一巴掌……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结果他硬说是不小心的，我告也没用啊，报关行是他老爸开的，当然是我走路了。”

宥苓气得同仇敌忾，现代这种办公室色狼太多了，不过艾筠过分的纯真善良，也是被人有机可趁的一项缺陷，虽然有很多时候是个优点，只要艾筠不要太迷糊的话。

“那你现在心里怎么想？”

艾筠长吁一声，娟秀的五官蒙上一片阴霾。

“我在想……他脸上那个红印子，回家怎么跟他老婆解释？”

宥苓不敢置信地瞪着艾筠，“什么？！你还在替他担心这个？喂，现代社会险恶哪……”她边说边敲了下艾筠的脑袋。

艾筠一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坦荡放心，笑笑地道：“安啦！险恶归险恶，我至少还有权利辞职改行。现在我过来你这里帮忙，只晃过渡时期，我不是真的要你发薪水给我。再说，咱们俩也好久没好好打屁了。”

一阵开心，宥苓又忍不住担心地搂了艾筠一下，没好气地轻声斥道：“你喔，社会大学都白混了，长眼睛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单纯的人。”

谈笑之际，艾筠瞥向店门口一眼，顿说：“哎，又有客人要进来了……啧，怎么又不进来，在门口外晃来晃去的做什么？”

宥苓也朝外瞄了一眼，后来又多看了一眼，才说：“这么帅？！跟森林王子一样啦！”

“别作白日梦！现在全台北的帅哥没有一个不花的，对于这类男性动物，我一向是绝级礼。”艾筠反驳她。

宥苓一下子看店外那个又高又帅、一身黑色西装、眼戴墨镜的男子，一下子又望向电影海报来“两边对照”，深深吸一口气说：“看又不用钱，不看白不看！”

看到艾筠用报纸击打苍蝇，宥苓立刻跳过来抢报纸，又一顿教训道：“不能拍！那些绿头苍蝇是招财进宝的象征。”

艾筠又哦了一声，很认真、很崇拜地看着宥苓，“我真佩服你懂这么多，原来开始还有这么多学问，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”

宥苓哭笑不得地拿报纸敲了艾筠的头一下，心里不禁暗忖，这小妮子八成走路踩到了蚂蚁，都会停下来向蚂蚁尸体说对不起。

随着那个苍蝇飞出店外，艾筠的目光也跟着望向店门口，那个行迹可疑的男子仍在门外徘徊

.....

沈阔毅在朝熹企业的总经理办公室内，一接到“Z”的电话之后，立刻放下所有公务出门了。但是一路沿着南京东路走来，经过一个巷口时，他看见了一样他最不愿意看见的东西——一只被车轮压扁、粘在柏油路上的老鼠干。

他深信是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，于是匆匆忙忙、临时决定拐进巷子里。

他到底要不要向“Z”回报一声？

距离约定前去领取秘密文件的时间，只剩下不到半个小时，这下子去回报，铁定要被“Z”刮一顿。

阔毅气急败坏地吁喘一口气，心里觉得有点呕，谁会相信，身为国内十大财团之一的“朝熹企业”总经理，他向来只有刮人的份，别说那分布全台二十三家分公司的两万名员工都怕他刮，就连他老爸沈朝熹，现在也要尊重他的意见三分，而他却要向一个神龙不见头也不见尾的“Z”低声下气，讲话也不敢太放肆。

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稍纵即逝，加入这个代号“东方”的社秘组织一年多来，他从来不曾怀

疑神秘“Z”的神通广大，而且他也五体投地、百分之两百地服从“Z”的任何指令。

但是，不论他平时在企业界如何叱咤风云、呼风唤雨，他毕竟仍是血肉之躯，他也有个性上的弱点。譬如说：那只被压扁的老鼠干。。

他抬表又望了一眼，知道自己没有时间再迟疑了。

阎毅机敬地再朝四下环视一圈，确定附近没有可疑人物之后，这才蹑进骑楼，靠在一根廊柱旁隐密的地方，将手表上调指针的圆钮拉出来，也牵连出一条细如蚕丝的镍线，他把小圆钮塞放在耳孔内，然后在表面上的号码小键上按出一串密码，接着对表面低声说道：“东方六号呼叫东方一号，听到请回答。”

这一只看似普通的“东方”电子表，可是现今尖端科技的精密产品，它具有无线电呼叫器的功能，可以直接透过在东南亚上方外太空的人造卫星，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秘密情报站传递讯息。

“收到了，我是Z，六号请说。”

闵毅的耳朵中清晰地传来“Z”的声音，那是经过一套复杂的变音系统所传出的，从来没有人见过“Z”，也没有听过“Z”真正的声音，现在传出的，只是像一个电脑在说话的金属合成音而已。

闵毅有时候不禁暗自怀疑，神秘的“Z”，会不会只是一台精密复杂的思想电脑？

他无暇多想，单是租用人造卫星频道一分钟，就要花去“东方组织”二十五万元，比电视黄金八点档的广告还要贵上好几倍！

闵毅立刻朝表面说：“Z老大，我出了点状况，任务可不可以改派东方五号代劳？”

“Z”的声音显得有些愠怒，但是仍冷静如仪地说：“五号人在日本，你也别想动四号的歪主意！你到底又怎么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看见……”

他没有余地解释完，“Z”立刻猜出一二地说：“六号，你那个迷信的怪癖怎么还不改？这次又看见什么？冲过街的黑猫？还是一个不小心打破的玻璃杯？”

闵毅嗫嗫嚅嚅、老老实实，又有点嘻皮笑脸地说：“不，是只死老鼠。Z老大，相信我，我们家这两年的财产增加一倍，都是我算紫薇斗数赚来的。”

“你别跟我啰唆！现在怎么办？跟我讨价还价啊？”

闵毅当然不敢，立刻改口说：“要不然这样，现在台湾是下午两点多，算起来是未时，只要过了三点就可以。您可不可以通融一下，通知交货的人我会晚一个小时才到？”

“Z”沉吟了半秒，喘着大气说：“你真麻烦，就只有你会给我出这种状况！好吧，下不为例。另外，我下个星期派你去英国出任务，你的掩护身份安排好没有？”

“会，我会安排。谢了，老大，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。”

闵毅一讲完就收了线，免得多换几秒唠叨，他耳朵早晚变成重听。唉，这小不点机器的声音可真大！

有坏征兆的时辰，一定会有倒霉事发生，更

何况他“兼差”的工作是一个结合全世界各行各业的顶尖精英，致力于世界和平、国际政商稳定的秘密情报组织。

别说“Z”是谁没人知道，就连分布在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东方二号到东方五号是谁，他也无从得知，他只知道这个东亚分支，是由“Z”负责主控。

据说，他东方六号还是最“幼齿”的东亚成员，看来他要到“媳妇熬成婆”的那天，还得等组织早日发掘吸收东方七号，否则他只能听从前面几位大哥的指令。

闵毅会介入这个世界性秘密情报组织，得追溯到一年多前——

他家族所拥有的朝熹企业，最主要的两项关系企业是化学染料和电脑机械零件。那时闵毅以二十八岁之年，接掌企业大权还不到两年，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。

谁料到偏偏那一交年度出货时，十六艘货柜船在印度加尔各答港全部被扣押，原因是海关查出有船员在货柜内走私夹带海洛因，而且又碰上